

在邊緣處思考 (TAE)

在邊緣處思考 (Thinking At the Edge, TAE) 和聚焦 (Focusing) 一樣，均源自於尤金·簡德林 (Eugene Gendlin) 的內隱哲學，是這一哲學的第二種實踐。TAE 是一種通過直接指向某種體會以此來思考我們的世界和我們自己的系統化的方法。

TAE 過程開始於某種我們尚無法用語言加以表述的了解 (a knowing)。例如，如果在某個我們所致力於的領域，我們是非常富有經驗的，那麼我們或許會有一種模糊的、但又持續存在的、有某些東西想要說一說的感覺，而在這個我們所擅長的領域，還沒有人去說過這些東西。在談話中或在閱讀時，我們可能會感覺到其他人在這個領域的陳述與我們的體驗不太相符。然而，我們無法確切地說出那是怎樣的的不同。

當我們試圖去解釋我們那種獨特的體驗和隱性的知識時，我們意識到現有的概念是辦不到的。TAE 的步驟鼓勵我們去發展出一種新的語言的用法，這樣我們那種“體驗式的錯綜複雜性”就可以被表達出來。通過讓字詞從體會中浮現出來，並且再將它們和體會進行比照，我們就可以找到同我們想要說的東西相契合的準確話語。

允許自己以自己的方式發展和使用語言，這可以幫助我們擺脫常規假設的束縛。我們可以從業已界定的概念的束縛之中解放出來。新產生的話語能夠指向體驗的某些面向，而這些面向先前是無法用其他方式加以表述的。

從相關的情形中，我們可以找到新的關係，而後可以對其加以概括。這樣的實例支撐著 TAE 的思考方式，在這些實例中內隱的錯綜複雜性一直在我們的講述中發揮著作用。

從我們新產生的句子中，我們可以去尋找並分離出新的術語，這些術語本身在一個新的模式中又是內在地相互關聯著的。這可以作為某個理論的起始點，而這個理論既是邏輯性的，又是體驗性的。

根據簡德林在芝加哥大學關於“理論建構”的課程，TAE 的 14 個步驟是在一個為期五年的項目中被制定出來的。尤金·簡德林、克耶·納爾遜（Kye Nelson）、瑪麗·亨德里克斯-簡德林（Mary Hendricks-Gendlin）、特蕾莎·道森（Teresa Dawson）和娜達·盧（Nada Lou）參與了這個項目。

“使這一方法系統化不僅有助於思考，而且揭示了一片全新的規則領域、一種新的邏輯、一個新的理解‘思考能力究竟是什麼’的方式，並且為這些能力提供了強有力的補充。”（簡德林，《一個過程模型（*A Process Model*）》，第 206 頁）